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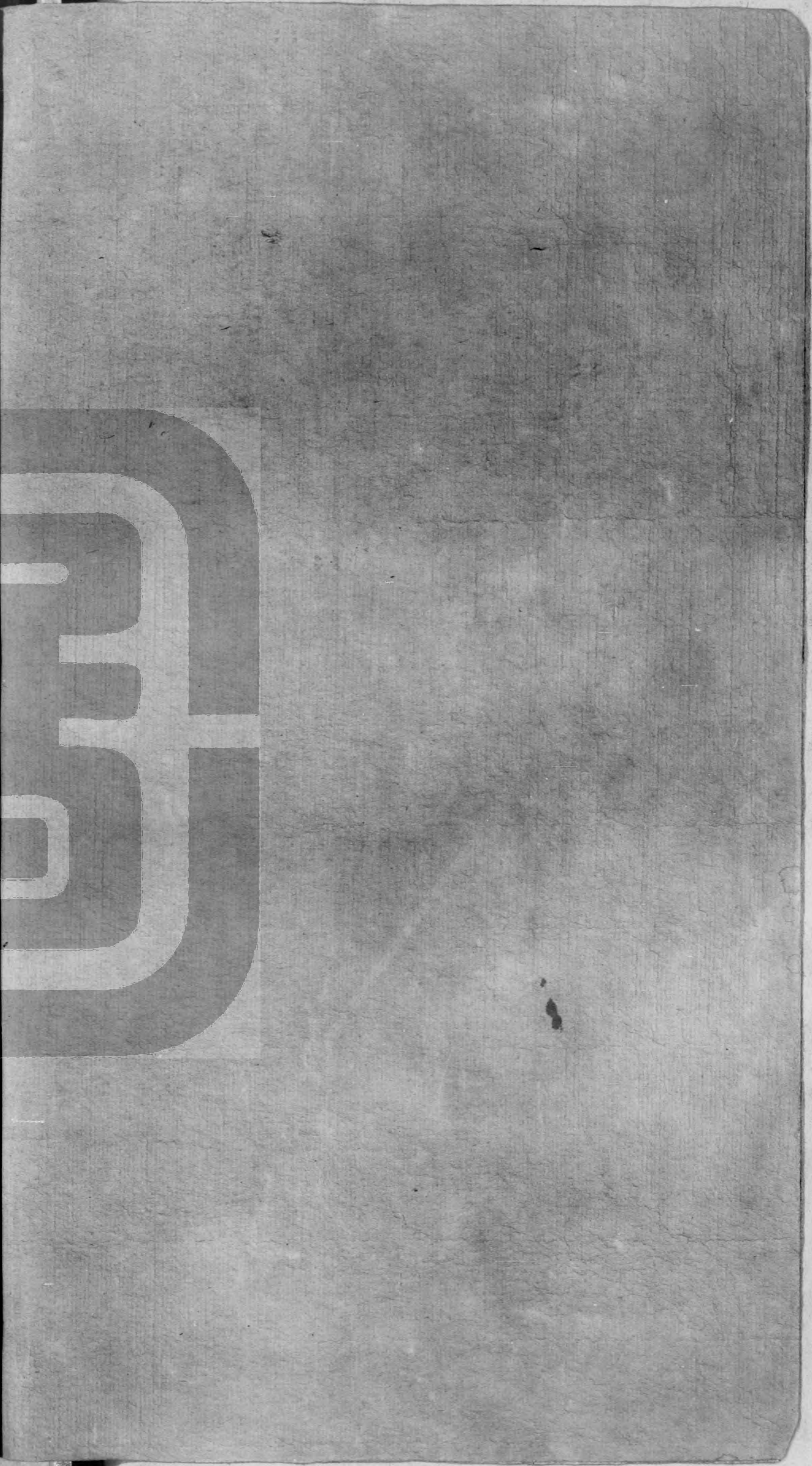
割談錄

繆筱珊先生精校本

甲子九月避兵滬上得於
舊書肆中

蝸廬主人誌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appear to be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three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Chinese characters.



劇談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劇談錄二卷唐康駢撰王定保撫言作唐駢
蓋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駢以其字駕
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諸書引之
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
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
甯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
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
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
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蓋猶

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註中疑為潘鵬碑
字今本劍俠傳從廣記剽掇此條謚為潘鶴
碑遂不可解知此本為善矣其中載元微之
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
辨之曰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
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堪如此
其論最再當然裨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偽互陳
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為據亦未可全以為誣
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劇談錄序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 述

駢咸通中始隨鄉賦以薄伎貢於春官爰及竊名殆將一
紀其間退黜羈寓旅乎秦甸洛師新見異聞常思紀述或
得史官殘事聚於竹素之間進趨不遑未暇編綴及寇犯
天邑挈歸漁樵屬江表亂離亡逸都盡景福乾寧之際耦
耕於池陽山中閉關雲林罕值三益而又環堵之內闕於
墳典思欲敘他日之遊談迹先王之軌範不可得矣然則
平昔之道本為於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捨窮

愁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人事變更邈同千載
寂寥堙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粗成前志所記亦多
遺漏非詳悉者不復敘焉分為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
既拙復無雕麗之詞亦觀小說家流耶以傳諸好事者乾
寧二年建巳月池州黃老山白社序

以明高承埏稽古堂本鈔出

煙畫東堂

缺自序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焚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目錄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續坤蹶馬西平變宋末此書

龍待詔相笏

孟才人善歌公相效

袁相雪換金縣令根

郭鄴見窮鬼林學士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膨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藥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傳乘舟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顥梟鳴

命相日雨雹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白野寒舟

法華圖畫

劇談錄目錄

終

雲輪閣

劇談錄卷上

卷上

唐宋池州康駢述

明海虞毛晉訂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

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旣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

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尙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

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拊舞而稱曰先臣父
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
以探其壺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
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
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
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
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
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餘

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
郊壇廻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鸚在卿雲冰在壺代
天材業奉許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
圖昨夜星辰廻劔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
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
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
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

虞言金 三
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竦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

原本實世奉言之
括廣記三百三十二
別

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廣記三百三十二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

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

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牕外窸窣

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

知所酬耶聊願以驅策邇來凡有吉凶先兆盼蠻必

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為度

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

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

原本作某知所酬耶願以驅策今据廣記校改

原本作見今据廣記改

珙改相國

原本脫十一字今据廣記改

原本救之不及矣今据廣記改

廣記作甚支所由甚幹事無者字

廣記無策字

原本作前字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戒今据廣記改

俄而自歸內見云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
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後綾緋袍控馬而
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之不及矣相國悲惋
不已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活然須得白牛頭及
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甚幹事者
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
策歌者置於淨室榻前上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
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口專伺之曉鼓一動

原本作後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牛目怒今據廣
記乙

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而無聲。禁
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
悉乾。牛目怒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
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
室宇華麗。其間列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
者至。大喜。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
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
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

原本作言盡今據
廣記乙

焉。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臥
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言。盡其事。廣記三百
五十二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
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為
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
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
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鵝鵠立。

原本脫備字今據廣
記校補

原本作雙鵝鵠立今據
廣記乙

原本
雙車在鴻鵠
類說改

前後居人以此為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已因
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鴻鵠宴未終俄有
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廣記一百三十八

渾令公李西平藝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泚邊藩
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
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
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

原本作而祝脫日字今
據廣記七十八校改

廣記作安

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
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
陣而出于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
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而祝天道助順至聖
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
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城等誓輸忠節志殄妖
氛若社稷再興安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焚逆黨冰
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

原本作烈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昇今据廣記作超改

原本作壹今据廣記改

原本脱即字今据廣記校增

而進火烈颺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
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尅復京國二
公勲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
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烈榮
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
善相人賁綃壹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
甚衆造謁多不見之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

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旣而問之謂曰他日建
立勲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
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慙唯而已請迴所貺縑
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云他
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旣尅
復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
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
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廣記七十六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鵬碑也本居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

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賈不

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

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

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

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

原本作未据廣記
一百九十六改
原本有之於二字据廣
記刪

原本衍失字据廣記
刪

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

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

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

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

竊之盜也其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

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

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

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

原本衍已來字据
廣記刪
原本作其今据廣
記改

原本衍異字今据廣記校刪

原本作甥舅今据廣記乙

原本作于今据廣記乙

原本脫或字今据廣記校增

原本脫將字今据廣記校增

原本脫將字今据廣記校增

原本脫將字今据廣記校增

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

原本作密藏今据廣記乙

原本作酬之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終却還與今据廣記校改

原本作終却還與今据廣記校改

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絲酬之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

携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原本作鐵今據廣記改

馮鉞給事常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為尹密

原本行引字今據廣記刪

詢左右引起超具述前事訪潘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原本行坊字今據廣記刪

李鄴侯救竇庭芝

竇應年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

類說作胡蘆生

胡蘆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凌晨入門頗甚嗟惋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一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去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群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

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眙而退俄有人出來去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旣出降階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去貴達之辰願以一家爲託鄴侯

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鑾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廻至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聖意不解去卿以爲寧王懿親乎

庭芝姊爲寧王妃

以此論之猶不可然

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黃中君蓋指

於朕未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

或云李相先代靈城在清谷前濁谷

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蹶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

坤官為都水使者

頗得秦和

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

古者善醫道多矣迹其前事不過視徹膏肓心適解分劑未聞乎評診脉候見於著龜之能也

有燕中奏事大將暴得風疾眾醫無不療之不瘳

昇疾請坤投藥數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邊

原本作瘵今据廣
九四百三十五校

馬一疋留贈馬之骨相甚奇然步驟多蹶雖制以

銜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費

芻粟託人以賤價賣之求駿者纔試遂復如初累

月不售隣伍間有王生貿易於中貴之門頗甚貧

窶忽詣坤云有青州監軍將發須鞍馬以備行李

亦知馳騁非駿但欲致置於牽控之間坤直以無用

之畜付焉亦不約鬻馬之價王生經旬不至謂其

脫略亡逸一旦復來且輸諭十萬坤既獲善價因以

原本作致今据廣記
改

原本作輸今据廣記
改

十千遺之俄見王生易衣裝置僕馬至於奴婢妻
 子服飾皆鮮潔或曰王生賣馬金帛縑資幾三四
 百萬坤甚驚試詢其事王生初不備說坤曰某以
 無用之畜獲價頗多但驚駭劣之材何以至此乃
 去初致馬於青社監軍舉足如有羈絆及將還途
 遇小馬坊中使因遣留試信宿而往不復見焉密
 詢左右去數日前魏博曾進一馬毛骨大小與此
 正同聖人常乘打球駿異未有其偶將到日方遣

原本作轉今據廣記
 改

調習步驟縈轉如風今則進御數朝所賜之物甚
 厚王生因大索其價遂以四十萬酬之是以物之
 逢時亦有冥數不遇其主則駑驥莫分乃知耨_耕莘
 野築傳巖未遇良途奚異於此

廣記四百三十五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于駢馬附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
 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_無不傾屬屈

原本作靡今據廣
 記二百二十四改

原本脫真字今据廣
記校補

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
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
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
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
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
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
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
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

原本作乃今据廣記
校

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
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廣記二百

自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
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
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
鈞持權與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
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
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

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
 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
 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
 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為相豈將人事可以斟
 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為貴者
 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斛巨器所貯尚空
 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
 無復敢更至門下路曰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浹旬

原本作某熟識于侍郎
 即今括廣記校補

原本作者今括廣記
 改

原本作敢今括廣記
 改

原本作脫于字今括廣
 記校增

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為稱賞由茲聲動
 京邑車馬造門者甚眾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
 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廣記二百二十三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為
 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
 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
 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

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
 禁掖近臣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
 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
 于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
 以為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
 因清唱詠謔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
 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厰因耨田得馬蹄金一

瓮

注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嶽見金又有白麟神
 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

馬蹄之狀其
 後民間效之

里民送於縣署泐牒將至府庭宰邑

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
 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
 矣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
 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
 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

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旣而誣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糝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嘆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胠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

判官親懿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卽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旣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昇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卽路

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
清雪汧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
途至德宗朝皆爲宰相

愚嘗聞金寶藏於土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
坊有麟迹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頽毀咸通中畢
相國再令營造基址間得巨瓮皆貯白金理材者
與工匠三十三人盡懼爲官所取乃輦木梯蓋之
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苞裹而歸明旦開之如

堅土削成銀錠所說與此正同

典監郭鄴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鄴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
委困方甚盼蠻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獾衣以青衣
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
鄴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
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爲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
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

原本有謂字今据廣
記三百四十八校刪

原本作為字今据廣
祀改

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
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
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
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鄩復問
云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
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鄩既
與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
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

廣記作鐘

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
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
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侔猗頓然
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
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
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
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
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卽安品子善歌是

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眾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繇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廣記三百四十八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

原本作登今據廣記一百三十八改

原本作奸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容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調動今據廣記改

記改

原本作未今據廣記改

記改

原本脫欲字今據廣記改

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及秉鈞衡朝廷議授

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

奏曰奸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容不益慮動不傷一境未聞歸心効順乃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

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

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晉公為

原本作偃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州今据廣記三百九十六改

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鄆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廣記二百三十八爾其狄惟謙請雨明平蔡州人張愬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撫綏勤郵不畏強禦屬州境亢陽

原本作遂以天師為號今据廣記改

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斲枯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暄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馱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軍牒告歸遂以天師為號既而亢旱滋甚闔境莫知所為僉言曰若得天師一到晉祠則災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主帥難之惟謙曰災厲流行昨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者

廣記作既而主帥親自往迓焉

原本作唯而汗之今據廣
記已改

原本惟謙在乃具上今據
廣記改

原本有此二字今據廣記
改

原本有於已字今據廣
記改

唯而許之惟謙乃具車輿列幡蓋迎於私室躬為
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豐潔飲饌自旦及昏磬
折於堦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語惟謙曰我為爾飛
符于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懇至誠三
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雲集三夕于茲
會不降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
為爾再上天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
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無霑霑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拜留曰天師已為萬姓此來更乞至心
祈禱於是勃然而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
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為惟謙謝曰非敢更煩
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誠左右曰
我為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為官明晨別有指揮汝

等或須相稟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伺門未開

郭已嚴飾歸騎常供設肴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

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

原本脫耶字今據廣記
校增

原本作或字今據廣記
改

原本作縣今據廣記
改

原本作常供設有醴
今據廣記校增

原本脫遂
字今據廣
記校增

原本衍者字今据
廣記校刊

原不

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
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遽令設席焚香從吏悉
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
殺天師馳走者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爍
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
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
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
庶數千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

廣記作感應

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應深加嘆異與監軍發表上
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為絳隰
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勅書云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
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
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
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
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廣記三
百九十六

廣記言作名士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
 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名士一旦
 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
 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
 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
 遽令却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
 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日本來欲觀製作非以

原本脫讓字今據廣記校
增廣記校改

廣記作三十年來老健
兒

飲酒為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
 禮為揖王公曰前某以韜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
 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
 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
 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嘆
 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

曹景宗於御座探韻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
 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覽之稱賞無
 已又隋將賀若弼贈源雄詩云交河驃騎時文人
 幕合浦伏波營莫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

廣記作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親規兩有餘誰信將增嘉政外李陵詩句右軍書

原本作無所愛惜今據廣記改

原本脫云字今據廣記校增

原本作間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匹今據廣記改

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

祐即席為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親規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

未有餘誰信將壇嘉政王氏柱天勲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王公

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無所愛惜過當矣左右或言曰

書生之徒務為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

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易得天下人

間且以為王智興樂善矣留駐數月贈行以絹千

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

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廣記二百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為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至有道士殷

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

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建茅

土惟在保守勲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

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器

重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

原本作同幕皆至今據廣記二百二十四校改

原本作流今據廣記改

原本脫封字今據廣記校增

原本作器重今據廣記改

原本脫且字今據廣
記校增

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
夏侯相國為館驛巡官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
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
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
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直
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
者為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清途亦至榮顯
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

原本脫履字今據廣記
校增

原本作至字今據廣記
改

原本作逐字今據廣記改

廣記作三

廣記作白日昇

氣韻高邈若以綬冕累身至於三二十年居於世
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逐學道即三十年內白日昇
天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
聞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
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
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去云藥數粒
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
之書窮之辰當復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

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
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戶部侍郎書
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
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廣記二百二十四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
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
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

後開

十

原本作迴從今据廣記
四百二十三改

原本脫十字
今据廣記
增原本何巨字
今据廣記刪

原本
改
原作與厓今据廣記校

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
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
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
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
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
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歛然而
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
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

原本作忽有今據廣記校

原本作之今據廣記校

廣記一百九十六無此字

原本作澤今據廣記校

廣記作此非外寇所能及
盜當在禁掖

原本作番今據廣記改

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
俄而
為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伏莫有取犯者廣記四百二十
田臆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
奇巧蓋希代之寶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注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
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
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為盜者當在

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
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
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
求略無尋究之所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
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
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
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
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
 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
 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
 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
 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
 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
 知趨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

原本作中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如此即事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令今据廣記改

廣記無伺字

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頃年偶
 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
 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
 等閑因茲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
 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鄜軍伍行止
 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
 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
 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

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陸步間}不相見彭郎
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
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
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軍一欵
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
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
竊盜內外囚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
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原本脫人今括廣記校增

廣記一百九十六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
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
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
上掉尾躍空而進眾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
悉為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曠忽開亦有青
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
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

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闈者白
 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
 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為妖
 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
 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
 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闈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

原書脫任字府罷二字
 今據廣記一百七十改校
 增

許於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
 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
 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沉涉旬霖瀝
 賀拔基任府罷員外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
 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闈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
 適對之賀拔基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
 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
 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家蓄美饌止邀當路

原本脫得字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無今据廣記改

原廣記無甚字下同

原本脫與字今据廣記增

原本作際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數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月又脫賀拔二字今据廣記校增

原本作維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土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首今据廣記校

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無榮
 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基回車遂
 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闔者具陳
 賀拔基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
 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
 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
 遂闕祇接既負吹噓之際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
 賞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所以激勸

原本作所今据廣記改

澆薄不旬月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

日賀拔

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

鎮藩維再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

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蕃尤甚恣其僭

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

興師請為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

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

謀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首帥衣緋茸裘繫寶

原本作請今據廣記改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王
 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

原本在先是河湟關郡界內有在河湟為內地今據廣記增改

獬豸

一字不遇正俗之分此注宜州

宰相進詩云一詔皇

原本作遠今據廣記改

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郡界內
 匈奴自此悉為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
 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
 野嘶風馬遠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
 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
 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欵皇風指揮獬豸
 皆神筭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

原本作獬豸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請今據廣記改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
 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
 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
 驍勇善射請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
 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敵之
 狀蕃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
 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士
 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

原本在先是河湟關郡界內有在河湟為內地今據廣記增改

勝計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關郡界內在

匈奴自此悉為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

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

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

野嘶風馬遽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

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

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欵皇風指揮獵武

皆神筭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

原本作遽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獵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萬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象緯今据廣記改

雖戍已弑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
 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萬山川古戍秦原象緯鮮
 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煙
 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從茲不
 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
 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辯遠方戎壘盡投戈煙
 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
 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廣記一百七十

談錄卷上 終

劇談錄卷下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
 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侗儻瑰瑋累居藩翰富於
 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
 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
 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為名及期而
 往廳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



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與其宅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

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白端溪竄於日南

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
軸或將甲第為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
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
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
累年再昇鼎鼐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
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
偉歟其有冒官爵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

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
為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怪石古
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相威勢與恩
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
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
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

原本作化据廣記
四百三改

原本作於据廣記改

原本作俱有炎爍之慮据廣記改

原本有別字据廣記削

原本作漁尾今据廣記改

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憩息於清涼之所既而延於

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

之慮患未已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

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

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

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

得之於漁尾扈其初以為鱗介之屬曾有老人見而識之曾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煖金

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為惡溪沉溺使崑崙沒水求之在鰐魚穴不能取

平泉莊

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

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

門江中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

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

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

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

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

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廣記四

原本脫十七字今据廣記增

小字

北壯東南隅以下原本作小字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卽玄宗朝將作監康晉舊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益亦奇矣然世

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尙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

遮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栢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朶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

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而笑旣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昇而去取花者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葦共管萬敵遇壯士而益管萬敵遇壯士而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輶衆

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
 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
 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為推挽竟不微動
 而觀者漸眾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
 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
 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
 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
 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

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
 甚恐慄知非常人眾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
 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
 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
 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
 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

角刀記作右軍有

原本脫謂字今据
角力記補
原本脫耶字今据
角力記補

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媪憂恐謂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曰耶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眾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人除之毋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為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

角力記作驢

他異逆旅後園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

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藥院真人降

其花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

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

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

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眾從以二女冠三

女小僕僕者皆巾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

原本作甚繁今据廣記六十九改

原本誤倒

蜀說作麗

原本作女今据廣記改

原本無餘字今据廣記增

原本作天今改据廣記改

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

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

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

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

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

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

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

吟俱有聞玉藥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

原本作至神今据
廣記改

廣記作香

廣記作自

類說作擁

廣記作葩

原本作記今据廣
記改

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藥笑

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香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

觀舜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

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

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白十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

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

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藥瓊絲葩滿院春羽衣輕

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伴吹簫別有人白

原本作鸞去今据
廣記改

廣記作暫

醉吟詩云羸女偷乘鸞鳳下去時洞中潛歇暫弄瓊枝不

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廣記六十九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

千泐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

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

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

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

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為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憑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者屢乾符二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濞得鯉魚一頭長可五

原本脫三字今据廣記四百二十三校增

原本作所今据廣記改

廣記作

原本作更今据廣記乙

原本脫浚字今据廣記校增

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解宇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人子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人後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間付雙鬟青衣著於繡衣案上更引韋生哀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兩龍也若潛伏於

原本脫為字今據
廣記校增

原本脫君字今據
廣記校增

原本作讒今據廣
記校增改

原本作姑之今據廣
記乙

江海湫涓雖人^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
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
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君廣為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
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
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
信讒^纒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
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
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

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
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
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
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
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
判詞云崔道樞所害兩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
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
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為時節

在冬季其母方為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

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

舊傳夔州

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也詳

廣記四百二十三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訕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

原本作使君今據廣記二百二十七改下悉同

往李因以其宴為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

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

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

百^髓猩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為難事

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

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

不下筋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

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殮茶食藥李莫

原本作其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之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若求象白猩

唇今據廣記校改

原本作未為難事今

據廣記校改

原本作為請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然相盼良久今據廣記改

原本脫但字今据廣
記校補

原本脫者今据廣記
校補

原本作庖膳間今据
廣記補

原本作飯今据廣記改

原本作餅今据廣記改

原本脫則字今据廣
記校增

原本作草今据廣記
改

原本作枵鷄今据廣
記改

究其由以失餽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

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

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

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

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

餅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

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食啗僧撫掌大笑

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灑洛財產剽掠

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

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

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

食腹囂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

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覩無復

詞對 廣記二百三十七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

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

堂將往勅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

初王仙芝敗

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議者以為高令公奔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擁眾北來浮舟遂逼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閤自

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淮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觀蜂蟻強眾亦不敢進卷旆遙征或於中路遲留藩屏既無捍禦廟堂復失機

時李相鎮蒲

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念

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

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

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

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眾議且欲從權俟兵集

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歛然而

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蹙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
達于明旦口喑尙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
歎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
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
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
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旣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
施設侔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
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

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
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
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
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
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
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
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
間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旣而神

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
 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
 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
 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
 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衆
 巢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收
 尅直至高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俄而
 作何計唯趙張王潘聞之已為奔軼之備也
 蒲關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
 響附相國仗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篤戰累剋兇

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
 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
 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
 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
 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
 子廟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杜工部題詩云
配極玄都闕憑

原本作廟今括廣
 記改

高禁籟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
 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
 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
 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
 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

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

廣記二
百二十

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

雉尾在東廡觀音院

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

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拱料
 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

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
 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
 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
 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
 詩云夕照紗牕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君看白
 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

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為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
 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
 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
 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
 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
 目良久忽見二人衣篲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
 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
 小竈安桐甑而炊卮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於檻

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
 從而問之乃曰白傳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
 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為高逸之情
 莫能及矣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醫奉御
 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
 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

原本作醫今括廣記

三十七改

原本脫三字今括廣記

校增

原本有不覺遂行四

字今括廣記校前

原本作之內下之見脫字
今據廣記校改
原本脫三字今據廣記
校補

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
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
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
隙之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去則推戶直造其前
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
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
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
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

原本作之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遺今據廣記校
原本間上有之字今據
廣記校削
廣記作飛

原本作飢今據廣記
改
原本作不飢渴今據廣
記改
原本作俗情慮將淡泊
今據廣記校增改

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饑念君遠來相遺過自
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藕
豆之狀飛俾於藥室取鑰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
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鑰中餘
水飲之士則方嚼其半已極豐飢復曰汝得至此
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
無復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
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

廣記作者

原本作可以隨之而至今
括廣記削改

原本作果有人采薪者今
括廣記改

原本作或今括廣記改

原本作藥今括廣記改

原本作止

原本脫具字今括廣記
校增

原本鮮印乃歸羅浮今
括廣記校改

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

值可以隨之而至去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

薪者在路側因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

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

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依巖岫居

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觀異人有道流述其事延

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

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

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

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

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

無食也所廣記三十七

韋顓臬鳴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

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殷輟居

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

原本作他皆無食也今括
廣記校改

原本誤倒作居所今括
廣記四百六十二校改

廣記
作依

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
 設有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
 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
 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
 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魄驚駭杖策出
 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
 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
 忽鳴榜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

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廣記四百六十二

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
 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為不吉
 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豆盧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
 王鐸令公為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
 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

電大如鷄卵

時五月二十三日

識者以為鈞軸不祥之兆

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寓居園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銜杯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庭劣服飾或

三百五十一
廣記無銜杯二字
廣記作必

廣記作常
原本無也耶二字据
廣記補

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眾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惓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廣記三百五十一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
趙歸真探賸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
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鸞驂鶴馭
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
採取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
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
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況
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

明日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
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盆然而湧出與入用之
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
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
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
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果
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
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

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
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
長奉語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
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
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
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藥穠艷月餘方謝
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
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

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
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齋財寶訪道
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
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
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
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
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
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

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囊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爲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之藥每丸可益筭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騭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爲助爾

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歿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老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

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
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
財物分其半以荅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
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
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
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
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

類說作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於此

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
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
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
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中書令張九齡每因奏對未嘗不諫

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

因上馬遂索長

笛吹於曲曲成濟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
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
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

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
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
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
劔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
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
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
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
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

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
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
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旣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
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
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
眉猶在彎彎駢以爲竇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
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

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竇之所製殊不逮焉
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
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
綠壘君王馬前鑿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
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
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形墀釳砌

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
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
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
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會長仰觀玉座若
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
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
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
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飭廉謹

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稼穡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與杼軸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寇犯神州鑿輅播越況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觀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二里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墜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卽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

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疊疊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各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各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

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卽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廻謂樞近曰喏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

真身相傳云是

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林滅度貯於金棺銀椀積旃檀香焚之諸天以八金剛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煨燼未詳此骨從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

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

京城

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至京日上與諸王

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龍鳳象馬之形紙竹

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

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

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

身以寶輦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猷代密

使送於鳳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輓壘

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

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眾及宮

車晏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圻

有好事者密詢放光

之由云以大雲母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

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

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

方及遷化謚為普照大師信者咸為出涕劉都尉

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為弟子出城之日

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理時

務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那跋摩居金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永那跋摩居金

原本作求今據廣記十一改

原本作祇洹喜今據廣記改

廣記作生命廣記作其志

原本教下有化之字今據廣記削

原本作不字今據廣記改

原本脫與字今據廣記增

廣記作門庭

廣記作苦身刻已

原本脫一字今據廣記補原本脫政字

陵祇園寺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

迫於生命以身徇物不獲遂從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

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

閨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刻已身苦躬行善

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

為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原本脫則字今據廣
記補
原本不作役簡不勞其
力今據廣記改

原本脫則字今據廣
記補

原本作則眾矣今據
廣記改

原本作机今據廣記改

原本作謂至道虛說今
據廣記改

原本

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則無不勞其力然後辨鍾律定正

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

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

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眾

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

弘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

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為至道

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真所開

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廣記九十一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

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積

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於一日執

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

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

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

類說作工 原本無於
字 據廣記二百六十五
增 類說作刺

賀父名晉 原本作賀
祖補諱
進據類說 改與昌

原本脫質字今據廣記

補

原本脫為字今據廣說

補

原本作哉今據廣記改

彌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致
 輒軻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名
 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
 句有聞疊疊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
 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鄭瀆
 何涓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
 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
 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

廣記二百六十五

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
 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人冢括弄小說雖多亦大之趨踴殿陛
 之餘使多一才鞅學簿書之暇與日有
 所記錄積久成編李文鏡劉宏名尤競
 耳時至咸通以迄乾寧其言款予足新
 耳目况三輔曲江士庶都治景物為之點
 次予之俱堪撰按也原校去能之技之營字

友人讀漢書至留侯遇高帝於下邳便
 浮一大白相此時去安酒博百斤價不廉
 倍蓰矣湖南毛子學漢

劇談錄卷下 終

名又

桑道茂

遇

茂

唐盛唐令李鵬通桑道茂曰長安只此一邑而
 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
 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子孫二世及
 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
 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建中元年道
 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
 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眾數千與六
 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
 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司徒杜佑曾為楊炎判

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為某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出劇談錄

元積

唐元積鎮江夏襄州賈墅有別業構堂架梁纜畢疾風甚雨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都無滴汗於外是年積卒

廣記三百九十四

裴度

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為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為華州刺史戎服橐鞬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出劇談錄

李德裕

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物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

之使人也廣記四

黃中君鬼谷子

此篇有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禍

類法系

將至遇黃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色求

係之

之得李泌傾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庭芝陷

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

死帝曰黃中君蓋指朕謂卿為鬼谷子何也類說十五

劇談錄跋

揚

劇談錄二卷唐康駢撰駢字駕言池陽人乾符二年進士官

崇文館校書郎四庫收入小說類提要云凡四十條以太

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

合也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是四庫所收

出於宋刊外間流傳只有毛氏津逮本首缺自序一次行題

宋池州康駢述誤唐為宋上卷二十條下卷二十二卷條

與提要所云四十條不合爰取談本廣記對核只采二十條

並非全部收入廣記三百九十四元稹一條桑道茂一條

廣記四百裴度一條今書所無李德裕一條均在原

書所引之外字句訛錯不如廣記遠甚况館臣所見既

系影鈔其為舊本流傳更無可疑不必疑為鈔合也爰取廣

後乃曰然否考後
中書舍人

汴州雜事
好官

律